

魏里奇科著

哥尼斯堡 之陷落

東北書店印行

6(2)

蘇德戰爭報告文藝作品

哥尼斯堡之陷落

警衛軍中校 V·魏里奇科作

戈寶權譯

1950n 5428r

哥尼斯堡之陷落

著者 魏里奇科

哈爾濱 佳木斯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册定價二〇元

民國卅六年十月月初版，10000佳

目次

譯者的話

(一)

斯大林大元帥的手令

(三)

哥尼斯堡之陷落

(五)

譯者的話

東普魯士最堅強的堡壘哥尼斯堡，經過蘇聯英勇紅軍三個多月的猛攻，終於在今年四月九日陷落。這不僅是蘇聯紅軍在德國本土的一次最艱苦的戰役，同時也是一次最光輝的戰役。『消息報』的社論說：『哥尼斯堡的攻克，是爭取東普魯士戰爭的最重要的階段。紅軍部隊和指揮部在這個戰鬪中，搏得了輝煌的勝利。這次的戰鬪，是戰爭史上最練達和最果敢的作戰行動之一』。『紅星報』也這樣寫道：『這是把希特勒德國送進墳墓裏去的最後打擊中的二次重擊』。

哥尼斯堡位於普累格爾河的兩岸，濱臨波羅的海，經由佛里舍湖灣和波羅的海相通，是德國東北部的一個大工業城市。城市的防禦，經過半世紀以來的不斷改進，其堅強不亞於德國西部的『齊格菲防線』，德國軍隊迷信它是攻不破的，但是這個迷信最後被紅軍的有力的打擊所粉碎了。蘇聯紅軍從一月間就開始發動攻勢，一月二十六日將東普魯士的德軍和德國中心區域的連繫切斷，使得整個東普魯士陷在『袋形』陣地中。二月初紅軍推進到佛里舍湖灣，將東普魯士守軍的包圍圈更加縮緊，三月十五日將東普魯士德軍兵團截成兩段，更進而就開始了哥尼斯堡城的衝鋒戰，經過幾天的激烈巷戰後，將全城攻陷，把守軍的要塞司令略希也俘虜了。這次的戰鬪，是艱苦而又激烈的，正像一位蘇聯

朋友所說：「不讀警衛軍中校魏里奇科的『哥尼斯堡之陷落』。簡直就不能想像仗是怎樣打的」。在這次戰鬪中，紅軍曾經給了德國守軍以重創，我們只要看一看四月六日至十日的德軍損傷的數字：被俘的是九萬兩千，死亡的是四萬兩千，總數是十三萬四千，就可想而知了。

關於這次蘇聯軍隊進攻哥尼斯堡的報導，最好的作品，當推警衛軍中校魏里奇科所寫的『哥尼斯堡之陷落』。哥尼斯堡是在四月九日陷落的，而魏里奇科的報導，從十一日起就在『真理報』上連載，直至十六日為止。這篇報導係在兩天半的功夫中趕譯成功，譯文承幾位朋友指正，至爲感激，又原文中軍事術語甚多，誤譯之處，在所難免，尙望讀者多加指正！

譯者

六月十二日

斯大林大元帥

關於攻克哥尼斯堡的手令

白俄羅斯第三戰線總司令蘇聯元帥華西萊夫斯基及前線參謀長波克羅夫斯基大將：

白俄羅斯第三戰線部隊，經過激烈的巷戰後，業已粉碎哥尼斯堡的德國守軍兵團，並於今天四月九日，以衝鋒戰攻克東普魯士的堡壘和主要城市——德國在波羅的海的重要戰略防禦據點——哥尼斯堡。

德國要塞司令步兵大將賈希及其參謀部所統率的哥尼斯堡守軍殘餘，於今天二十一時三十分時停止抵抗並放下武器。

爲紀念在佔領哥尼斯堡城市與堡壘之戰中勳功卓著的聯隊和部隊所取得的勝利，特對各部隊冠以「哥尼斯堡」的稱號，並授予勳章。

今天四月九日夜十二時，我們的首都莫斯科，代表祖國用三百二十四尊大砲鳴砲三十四響，向粉碎哥尼斯堡德國守軍兵團及佔領哥尼斯堡的城市和堡壘的白俄羅斯第三戰線的部隊致敬。

蘇軍最高統帥蘇聯大元帥 約瑟夫·斯大林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

第三三三號手令

哥尼斯堡之陷落

一九四五年正月，陸軍大將徹爾尼雅霍夫斯基的部隊，在東普魯士開始進攻了。他們突破了敵人的主要防線，衝進敵國的深處去。這是一次毀滅性的攻勢。激戰在廣大的地區上熾燃着。

普魯士的灰色的天空，變成了赤紫色，好像染上血似的。

許多德國的城市陷落了，永遠攻不破的堡壘和最新的技術的界線是崩潰了。德國的土地，橫陳在蘇聯士兵的腳底下。

徹爾尼雅霍夫斯基的部隊現在所走過的，就正是將近兩百年前，當俄國的軍隊在七年戰爭中，向傲慢的普魯士首都哥尼斯堡前進時所走過的那片土地（註）。這好像還是不久之前的事！在這兩百年當中，俄國士兵在這兒的腳跡是沒有消逝掉的。蘇聯的戰士們覺得在他們的前面，在夜色的黑暗中，俄國人露營的野火正在冒着煙。

（註）七年戰爭爆發於一七五六年，起因於普奧之爭。俄軍自翌年參戰，一七五八年攻克哥尼斯堡，一七六〇年攻陷柏林，戰爭於一七六三年結束。

後代的子孫，沿着他們祖先們的腳跡在前進……。

在哥尼斯堡攻勢與軸心作戰的，是留德尼科夫將軍的部隊。他們迅速的深入了東普魯士。在苦戰中他們臨到了一種幸運，一種偉大而驕傲的幸運：這因為他們是審判官，他們正在自古以來的敵人的土地走着，它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進攻這個思想，深深地盤據在戰士們的心中。士兵們叫道：

「我們要向哥尼斯堡前進！」

皮爾卡能和英斯德堡的堅固的多面堡壘，已經遺留在後面了。現在已經感覺到海的氣息——潮濕而又寒冷的。但哥尼斯堡還是遠得很。展開在戰士們面前的，是一片陰沉的爲霧氣所籠罩着的國土。到處都是閃着白光的咫尺不辨的混暗。一會兒降着潮濕的融化了的雪，一會兒落着溫暖的細雨，一會兒嚴寒突然凍凝了大地。繼而大霧又重新迷住人，像清鏽一樣地侵蝕着人們的眼睛。在霧氣下面暴露出來的，是更新的界線——石頭，混凝土，鋼鐵，是更新的工事。蒼白色的混暗，沿着築有永久工事和坑道的防線慢慢地爬過去。在這些毫無隱庇的土地上面，曾經有過一畝自由的不被佔據的土地嗎？……在這裏簡直是沒有作戰的空間的。

戰士們這樣講起東普魯士：

「一切都是禁錮着，陰沉的！」

蘇聯的部隊是愈來愈認識這片匍匐在他們腳前的土地了。

在格羅斯·鮑姆地方的許多房子裏，和花瓷磚的爐灶並排的，就築着令人厭惡的灰色的永久工

事，警衛軍曾在這兒擊潰了德國人。警衛軍已經向前衝過去，這時候有誰的叫聲止住了他們。

從貴族府邸的院裏奔出了一個戰士，他喘着氣叫道：

「看呀！弟兄們，看呀！」

這個戰士把鐵鍊子拿給大家看，並且在激怒中把它們高舉在頭頂上搖動着。這是腳鐐和手銬，不久之前才從人身上取下來的。那些帶這種腳鐐和手銬的蘇聯人，已被趕到更遠的地方去，已被趕到哥尼斯堡去了。

警衛軍靜默無語地把它們用手一個一個地傳過去。尼古拉·盧卡希向着這種可怕的鐵器看了很久，面色都發灰了。

他沉重地說道：「警衛軍們，聽我說。我永遠忘記不了德國人的這件事。無論是砲火，無論是石頭，什麼都阻擋不了我。」

……留德尼科夫的部隊，穿過濃霧和鋼筋混凝土，向哥尼斯堡頑強地衝過去。現在橫在他們前面的，是達伊邁河的界線——這是哥尼斯堡的第一條外防線，從此就開始了它的城塞。

在離達伊邁河三十公里遠的後方，在黑暗中設立着普魯士的迦太基——哥尼斯堡（註）。

城。

（註）迦太基是紀元前九世紀時北非的一個古城，此處是說哥尼斯堡是東普魯士的一個古都

達伊邁河防線——是哥尼斯堡的鐵門。

它建造了四十年，隨着軍事工程思想的每一新的進步而加以現代化和改良。打開了這扇門，這就意味着在軍事科學上是超越過了敵人。偵察兵已經深深地潛入到德國人的後方。勇敢的危險探求者，是必須先接觸到這條界線的。

是清晨的時分。

偵察兵隱藏着，在觀察一切。這時候有一條平靜地躺在冰下面的彎曲的寂寞的河流，展開在他們的視線當中。在敵人的一邊，它的陰沉的空虛的岸邊，稍稍昇高起來。在四周圍的融化了的雪下面，裸麥透出了綠色。左近的樹林是黑沉沉的。沒有人煙。到處是一片寂靜，絲毫沒有一個活人的影跡。灰色的天空，低低地懸掛在這一幅灰色的普魯士的風景畫上面。

有一個偵察兵堅決地說道：『這並不是那一條河！』

軍曹安德萊·赫瓦萊布諾夫用望遠鏡長久地和仔細地看着這條河。忽然間赫瓦萊布諾夫全身緊張起來：望遠鏡的透光鏡抓到一個異常的俘獲品。一條孤獨的小狗坐在西岸邊上，看起來大概是因為餓餓在叫着。但是這時有一隻手從地下伸出來，抓住小狗的頸子，把它拖到地下面去。

赫瓦萊布諾夫因為激動而打了一陣寒噤。

他果決的說道：『是它 那就是達伊邁河！』

是的，這就是達伊邁河的防線。

在它的岸邊的絕壁的下，有着一個特別的德國人的世界。有着許多砲口的永久防禦工事的沉重的建築物，一直拖延到冰旁邊。永久工事是築在河岸邊。任何觀察器械都不能發現它們。地下的砲室有幾尺厚的牆壁，堅固的甲板，和好多磅重的遮彈障。永久工事的武裝——是用特別的儀器管理着的大砲和輕重機關槍。

在永久工事後面，就是嚴密的工程壕和交通壕。

達伊邁河上的瞭望地點的小室，有些像潛水艇的艇長的瞭望室。此地的一切，都告訴我們是怎樣將海洋上的裝置應用到陸地上來。看起來，就好像這條河，它的河岸，以及河上的冰，——這一切是按照軍事工程師的圖樣所做成的。

鋼鐵，混凝土，裝甲。

達伊邁河防線可以運用任何口徑的大砲射擊。這條防線的衛戍部隊可以留在蘇聯軍隊的後方，打擊他們的背後……。

在當時的哥尼斯堡，還沒有建築街頭工事。難道誰能克服這條難以攻陷的達伊邁河的防線嗎？普魯士的首都還在播送跳舞的音樂和東普魯士首長科赫的演講詞呢。

留德尼科夫將軍的部隊，深知道那個威脅着他們的危險。但是他們並沒有因為這個原因而遲疑起來。軍隊是頑強地打擊着德國人。

攻勢已進行了十幾天了。

德國軍隊的情形，呈現出一幅完全潰敗的圖景。無數的步兵，自動裝甲車部隊，砲兵，後衛——所有一切，都在蘇聯步兵、砲兵、坦克和空軍的可怕的奇襲之下潰敗，粉碎和爬回去。德國人損失了一萬七千人的死傷和四百門大砲。蘇聯部隊的打擊絲毫沒有減弱。他們就像鋼鐵一樣地進攻，絲毫不知道疲倦，拜茹格里將軍的警衛軍，向敵人衝擊。而達伊邁河最艱難的一段地帶——格羅斯·拜恩，正好是由他們負擔的……。這位大面孔和大骨架的拜茹格里，他很知道他的警衛軍所要克服的，是種怎樣的困難。但是他深信他的士兵們，並且向留德尼科夫報告道：

「不，我們的警衛軍是不準備徒步越過達伊邁河的。德國人會把他們擡過去的！……」

當夜色的黑暗已經籠罩着兩岸時，達伊邁河的戰鬪爆發了。

霧氣在前行着，捲成烟柱。

德國人在冰上爬回自己的永久工事，最後想在此地阻擋住警衛軍。六十三座永久工事的砲口都張開了。河上全爲砲火所蓋滿了。被地雷炸裂開的冰塊，飛到空中去。它的巨大的冰塊突出來，閃着光。達伊邁河好像是一頭野獸的嘴，在露出它的巨齒。這時候，我們無數大砲的激烈的砲火，向它射過去了。奧萊尼克中校的警衛紅旗砲隊，和步兵一齊前進，突然間它的沈重的砲身出現在達伊邁河的

岸邊，來對付永久工事了。

冰的碎片和彈片，蓋滿了砲兵的全身。塵世的地獄從此開始了。德國人的永久工事的砲口，正像巨大的蠟燭在閃着光。

砲隊長華倫丁·謝甫丘克向瞄準手叫道：『對準蠟燭射擊！把永久工事根絕掉！』

大砲直接瞄準開火了。砲彈的碎片碰着鐵甲，發出尖銳的響聲。瞄準手拜茹格里叫道：

『霧……霧……』

在他旁邊的彼得·科特砲隊長的大砲，也正向『蠟燭』射擊。青年團團員瓦倫丁·謝甫丘克，共產黨員彼得·科特，都是兩位著名的砲手。他們的大砲是從遠方來的，是從蘇聯的深後方來的，他們懂得德國的永久工事怎麼一回事。他們必須用金屬物封閉住和塞住這些永久工事的咽喉，而畢科夫上校的警衛軍衝鋒突擊，正是針對着這些工事。

現在達伊邁河好像一個龐大的鐵廠，充滿了轟響，煙霧和火光。

現在畢畢科夫的警衛軍衝向浮冰了。他們在冰塊上爬着……奔着……攀着，把它染成了血紅色。其中有幾個人已經到達對岸了。

神聖的忘我獻身的偉大力量呀！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在它的前面支持得住的。永久工事裏的被震聾了耳朵和瞎了眼睛的衛戍兵士，都在自己的石頭的小室裏悲號。

華倫丁·謝甫丘克叫道：『到冰上去！』

他的砲手拜茹格里，希比洛夫，科爾屠諾夫，格里高爾丘克，赫爾諾夫斯基就把大砲滾到冰上

去。砲的前身陷在深潭裏了。他們用手抓住大砲，拖住，再向前滾過去……。冰塊在他們的腳下面搖擺着。機關槍的砲火飛過來。但是大家還活着！先頭部隊的團長特魯辛中校沿着冰奔到德國人的岸邊去。在砲火和火箭的照耀之下，他看出華倫丁，就叫道：

『謝謝你們，這些好漢！』

在防線的內部，在永久工事의 後面已經進行戰鬥了。德國人從煤炭庫裏分散到坑道裏面去。但是在第一線上，已經閃耀着我們的步兵們的白色的衣衫。到處都是叫喊聲和碎裂聲。在火箭的飛舞之下，奔跑跳躍着的警衛軍在閃過去。軍曹莎賓和他的八個擲彈筒的砲手，和德國人在坑道裏面對面地肉搏着，用手榴彈打他們。而在上面，自動步槍手大張開的外套的衣邊，像風一樣的飛過去。

這時候已是深夜了，戰鬥正狂烈的時候。在達伊邁河的浮冰上已經聽見送飯的廚司們的聲音。

廚司們問道：『喂，士兵們！什麼地方是我們的人，什麼地方是德國人？』

從黑色的霧氣裏，粗嘎的聲音向他們回答道：

『這兒完全是我們的……』

三

河上的戰鬥，正像大海一樣地洶湧。

在這兒，冰被克服了；在另一處地方，戰鬥正在浮冰上進行着，在其他的地方，德國人在冰上進

行反攻。在特魯辛團的地段上，在進行着白刃戰。警衛軍和特魯辛的全隊人員，都到了西岸，可是永久工事還在德國人的手裏。

這時候已是正月二十三日了。

德國人絕望地向蘇聯的軍隊撲過來。一切都很清楚：他們想把警衛軍拋到冰上去，再用他們永久工事裏的大砲把他們在那兒結束掉。在霧氣裏可以聽見坦克車輪帶的金屬聲音，這是『老虎』（註）在推進了……。特魯辛團的砲隊站在坑道的後面，在步兵的前面。只要用小口徑的砲，就足以打穿德國的鋼甲。砲手們只有在自己面前十至十二步的地方，才能看見坦克，霧氣遮蔽了一切，侵蝕着眼睛，在地面上蔓延着。准校安德萊·維希達夫斯基和上士曹長巴威爾·科甫東，把自己的砲從掩蔽處拖出來了。

巴威爾·科甫東向自己的砲手高聲說道：

『同志們，爲了警衛軍的光榮！』

巴威爾用左膝跪下去，像警衛軍宣誓時所做的一樣……。他是砲隊的青年團的組織者，有五顆勳章在他的胸前閃耀着。『老虎』和德國的步兵，直向團的砲隊陣地衝過來。德國人沿着全線開砲了。

作戰的命運要決定了。

（註）『老虎』是德國一種坦克車的名稱。